明李文正公年譜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小酉淮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武宗正德丙寅訖正德庚午計公年六十有四歲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公六十歲　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壬子初開經筵上御文華殿講有事於經筵者盛服左右侍大學士李東陽講大學首章謝遷講堯典首章講畢賜宴左順門并賜知經筵侍班大臣及執事官白金寶鈔綵緞表裏有

差　戊辰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非司禮監遞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遂一從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擬臣等敢昧死為陛下陳之今鹽法之壞極矣譚景淸等肆行賄賂假公營私旣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壞新政累母后之聖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況皇親之家旣自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為庇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夫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銜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

制俱不該陞況經侍郎等官竄實京軍戰居陣後無

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謬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

厚乃欲躐近弊陞冗官至於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

對質者皆小官賤人又特恩宥免使奸人得計法令

不行壞名器糜廪祿皆不知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

之壞極矣神英侵買官馬贓餘千兩爲監督等官所

劾下巡按御史勘實乃占恡其子不甘就鞫欲并釋

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有微功亦

當別爲議處若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

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遷法之壞

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逕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曹而信寵幸祖宗舊制恐不如此況夤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也況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邊夷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

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保
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未
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春宮叨任腹心實同休戚近
者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擬竟從改易似
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惜身
家共爲阿順則欺國誤君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擬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
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不報
癸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臣等俱以庸愚
遭遇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

等痛心切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遐近者地動天鳴五星淩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孽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晝殺人西北諸邊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彫困府庫空虛風俗頹敗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不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譏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詔書

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更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傚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在於近幸外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壹壹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

陳極言利害拱佽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使臣等趦趄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不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況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云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於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旣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且貽笑方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

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年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曰卿等切切爲治之心朕已知悉事待斟酌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　丁丑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極言政事闕失十事上曰所奏事令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宜盡心輔導以副倚任　己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上疏求退上俱不允　三月甲申視國子監是日上具皮弁服謁先師孔子行四拜禮命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等分獻四配十哲兩廡禮畢幸彝倫堂講書

還宮　十月戊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求去位許之先是健遷與李東陽以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等蠱惑上心連章請誅之皆留中不出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閑住之意健等以為處之未盡皆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寬等乃辭去其意未決而岳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監范亨徐智皆有懲羣

之謀將請于上有所處八人者知之以瑾尤巧佞狠戾敢於爲惡乃謀使瑾入司禮監與執事以爲脫禍罔籠計是夜瑾遂傳命榜笞岳亨智於內門遣之南行時健等以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令倡九卿伏闕固諍而岳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乃泄其謀於八人明早健及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罷散健等知事不可爲即日疏辭政柄故事輔臣乞休必俟三四疏乃允於是八人者惟恐健等去之不速上意亦以健等數有直言逆耳遂聽之雖

賜敕給驛命有司月給米五石歲給役八人猶循舊

典而殊無眷戀之恩矣一時朝野聞二老之去莫不追傷先帝顧命歎訝流涕而不能已尋岳亭行至臨淸瑾使人殺之惟得幸免焉　己未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上曰卿等受先帝顧命託以匡弼益欲隆政治也上天垂戒朕自當省卿可安心供職以副委任毋再固辭先是請誅瑾等疏實東陽秉筆第太監陳寬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爲事不由之故與健等同日具疏求去而東陽獨留人亦幸其留云　庚申大學士李東陽復奏臣昨與劉健謝遷同乞罷任臣獨被

留以臣較之二臣病尤多而才獨劣若依棲眷戀苟幸安全正恐累陛下知人之明孤先皇顧命之重內批荅曰具陳休致臣下職也而黜陟人才朝廷自有公論卿有疾宜善加調理勉副重託愼勿固辭　辛酉東陽復奏乞暫免朝參晝日扶病入閣供事許之

己巳聽文淵閣大學士焦芳辭吏部印內閣雖與聞機務而不得專進退百官之權兼掌部印實芳所欲也大學士李東陽與芳有同年之契知事體不可爲芳忠告於是芳乃懇辭　十一月癸巳李東陽上疏乞休且曰謂可以適情遂志則臣之愚戇有所未

能猶欲其替否拾遺則臣之罄竭無復可强展𢹂日久誠不自安上慰留不允　十二月庚申加少傅兼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陞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焦芳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鏊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於是東陽上疏辭乞致仕上曰卿累朝耆碩輔導有年勞績顯著特玆加秩朕倚託方重顧可引疾求退乎不允芳鏊亦各上疏辭上並荅曰卿老成端謹中外素聞玆故加秩正期匡輔朕躬以隆治

適其多復辭　辛未大學士李東陽再疏懇辭加職以爲和氣上干分當策免今求退而反進辭少而就多負禮義之初心虧廉耻之大節此臣心愈不安而病日加重者也不許　懷麓堂集有正德元年三月二日初開經筵紀事詩　二月十五日親耕耤田時陪禮先農預九推之列紀事詩　通紀正德元年上倦于政近侍誘引爲馳騁荒淫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身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戰鬭之

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矣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天人稍慰不聽

玉堂叢話焦芳入閣欲兼部事劉瑾屢遣人與李閣老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將王翺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荅曰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

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闕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

二年丁卯

六十一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六月丁酉修歷代通鑑纂要成李東陽等於文華殿進呈賜宴禮部　七月癸卯司

禮監官持通鑑纂要至內閣傳示聖意任刊板本中官督刊刻者檢其中有二三頁裝潢顛倒複將至欲更定其序是日值大學士李東陽家居惟同官焦芳王鏊在閣芳以爲編纂總於東陽非己責慢其人不加禮遇其人怒遂以白瑾瑾方欲以事裁抑儒臣集府部大臣科道官於左順門徧摘其中字畫之濃淡不均及微有差訛者百餘處以爲罪給事中潘鐸御史楊武等遂劾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機等受命編纂光祿寺卿周文通等職專謄寫不能研精其事俱宜究治東陽等失於檢點責亦難辭瑾矯詔令

所司覈謄寫官姓名以聞於是東陽等認罪有旨勿問　八月丙戌手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加俸一級　戊戌大學士李東陽辭加俸不許　懷麓堂集有作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曾公鑑墓誌銘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序　重恩堂記　繼世紀聞是年殿試賜呂柟為狀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　大賓莆田人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為姪婿於是僕從鞍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偃然自居縱酒不檢瑾薄之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請假歸卒于

遂呂枏亦陝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實先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人為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為愧然黃芳數人實由焦黃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焉始焦黃中劉仁等嗾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于是有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疏請釐正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往事不必論已禮部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

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地凋當增李不肯從
後二年悉改正　輔世編正德二年丁卯劉瑾擅權
適尚寶司卿崔濬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
枷號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開內苑
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
邑廐牧厮役紛充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
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
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爲軼羣之獸輿不及
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
以爲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

好尙親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上褒答之憲朝廢后吳氏薨李東陽等言漢成帝廢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廐西光武廢后郭氏葬北邙山凡皇后廢黜史冊猶稱廢后書其葬地未有降爲庶人之理廢后吳氏原奉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宮閒住累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介禮部斟酌他事宜從簡省而殯斂禮不可闕以存皇上敬老念舊之心上諭禮部倣英廟惠妃故事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等忤瑾盛暑枷號垂絕東陽上疏救之獲釋爲民都御史楊一淸逮繫至東陽又力

捄之

三年戊辰

六十二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充廷試讀卷官　輔世編三年六月壬辰蚤朝罷侍班御史奏有文一卷委於丹墀乃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傳旨令跪赤日中瑾等面詰莫承中刻詔下獄三百餘人東陽奏曰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宄計正須於稠人廣衆中掩其形迹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況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并置縲紲炎暑薰蒸人不自保矣惟皇

上先行釋放而後密加體訪上從之是日暴而死者
刑部主事何鈇順天府推官周忱禮部進士陸伸竭
而病者無算瑾行新例凡逃軍窩主鄰佑皆籍沒充
軍遠近騷然民不堪命又强盜并其家屬發遣充軍
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屬
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充軍又山東粱
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照例陞土官巡檢都察
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鄰佑皆照新例籍沒
發遣東陽奏曰皇上比來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
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霆之餘必

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君人所當法者臣姑舉一二
上塵睿覽如逃軍及拐馬人犯謫令戍邊而窩主鄰
佑火甲發戍近衛雖亦懲姦至意然罪有差等請量
情擬坐或責限令其自首如各衙門有犯通查歷年
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懲姦至意但以一時
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
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請於侵盜錢糧
并受贓人命重情不宥外其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
手者止坐該年遷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如各處查盤
糧草虧折浥爛者罪逮巡撫甚至加倍追償雖亦慎

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賠補虧折律有明條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罷斥如各處見差官校眞僞莫分開有假名撓法罪逮各官雖亦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撫按問擬前項官校罷其差出眞者不差則僞者無繇而作疏入上深嘉之見逃官員并虧折糧草諸事就令該部斟酌以聞一時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瑾欲巧取橫斂因以窘廹文臣凡有公錯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實邊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士大夫坐是破

家者衆東陽委尚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
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
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罰納者與其在邊關不若令于
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其隨機
應變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
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
高皇帝設官定制外都布按三司都司掌兵而不令
掌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按察司管糾劾問
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祖
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

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官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御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遂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生又如舊有草寇間發則調兵征剿土官必須奏請關係非細今革去巡撫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有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行事餘如

所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贓起大獄欲寘之死東陽乃力諍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湯和鄧愈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已革罷陳瑄不曾厮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當時餉不

繼雖百張良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
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
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　七月甲申戶
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所奏言各處管理糧草俱
有專官其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總領其事果有侵
盜自宜如法追賠若止是督理不嚴宜從寬減或罷
黜不用內批糧草重務巡撫督理等官委託非輕旣
治邊無方以致浥爛粃秕百有餘萬及事發罪坐倉
官小民監追至死何以賠償且巡撫加以叅貲總督
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之

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叩勸猶有不能盡筆者似此越律之罪不治奚爲然東陽等所奏止欄倆而逆瑾矯旨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其專權亂政强辯如此　十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不允　懷麓堂集太原宋生瀨手刻先君字法手稿贈之以詩時生已授廣平通判矣正德三年十二月三日太原宋生得心畫點染毫端付金石寶賢堂晉府上古名書一一親督手翻刻秋闈累舉不一薦三入長安人未識喬卿篆刻初入室數紙西來㩗新墨嗟予相字如相馬肯向驪黃

辨顏色吾家府君妙楷法晉帖唐書飽探索殘篇斷

楮空塵埃生也見之三歎息摹朱勒石不辭勞細入

秋毫大盈尺炎天汗浹衣沾濕晚歲冰霜肉綴折當

其腕指所至時意匠心師兩無跡長安俗工不解意

僅有形模少風格逢生不早亦非遲猶及儒生頭半

白須知絶代有名家兼爲私門存手澤五百揚雄豈

待年三千薦禰空論直生今作倅當畿府方以文章

爲吏飾他日編成捴寄渠書中定有長相憶

四年己巳

六十三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辛未大學士李東陽等言
四夷館教師必番字番語與漢字文義俱通故事於
本館推選或於各邊訪保頭來教師多缺宜令本館
提督官從公考選送內閣覆試仍乞勅陝西雲南鎮
巡等官訪取精曉韃靼西番高昌西天百夷言語文
字兼通漢字之人照例起送赴部量授官職與本館
教師相兼教習務使講學有傳不致臨期誤事詔可
三月己酉大學士李東陽等奏翰林院雖間有本
院自考之例但議論貴公法令貴一請收回成命責
在所司令本院掌印官會同吏部考察使內外彼此

人無異言從之　癸丑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謂屢省乃成陳力者止故省身者必審進退之宜而行法者必一內外之體臣遭逢列聖攀附六龍顧駑駘不進蒲柳先零每當臥病之期輒上乞骸之疏勉留優詔動必至於再三報稱微勞竟莫施於尺寸歲年滋邁筋力愈衰況自今春以來雨澤未施燮理無狀今考察有老疾之條而責任分大小之等仰冀聖恩先賜罷黜則公道易行法令不二陛下保全舊臣之盛德固極盡而無遺而臣終始一節之素心亦庶幾其不失矣疏上慰留不允　四月壬午孝宗實錄成

總裁大學士焦芳人品庸劣不爲士論所重宏治間
垂涎台鼎至是附瑾獲柄用與操史筆凡所褒貶一
任已私如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皆稱許以爲
端人正士而芳肆其詆誣同官李東陽等畏避其惡
皆不敢爲異同故表中有傳疑傳信庶以補於將來
之語云以纂修實錄成賞監修太師英
國公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焦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楊廷和各銀五十兩紵絲羅共六表裏鞍馬一匹

五月戊戌纂修孝廟實錄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例既又查其中嘗與修大明會典已陞及守制未陞者與到館日期上之詔纂修實錄重事也其卽照例擬陞職等第以聞且謂先年劉健等以編修會典爲名多所縻費已陞之職俱革之其書令大學士李東陽等覆覈更定瑾欲裁抑儒臣謂舊例纂修陞秩爲過故先革其所已陞者而復加之以示己恩談者又謂焦芳不欲東陽軋己乃導瑾爲此舉云　丙午以纂修孝廟實錄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正一品俸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焦芳為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廷和俸二級各疏辭不允　懷麓堂集恭進孝宗實錄紀事一首正德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時雨中霽駕迎實錄入奉天殿方陞座前此所未有也寶冊雲輿次第登殿頭飛雨過觚棱衣冠夾陛班初引袞舄迎門座始升五載音容思玉几萬年功德付金縢三朝史筆今重載欲報先皇恐未能　西苑楔稿紀事五月二十五日在海子西岸事畢尚膳供宴是日入西苑門望南臺登廣寒殿過芭蕉園而還

史家遺草盡成編太液池頭萬炬烟天上六丁元下取人間一字不輕傳先朝故事非今日內苑清遊亦勝緣却上廣寒雲霧裏禁城東指是文淵

五年庚午

六十四歲一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輔世編五年春久旱風霾兩降綸音命羣臣致齋祭天地社稷山川仍敕兵部法司盡釋逃軍強盜私鹽窩主鄰佑之充軍擺站及枷號者強盜正犯再行審問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東陽言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歡聲動地所以

安人心回天意者端在於此尚有一二仰于天聽王
府逃校與逃軍同窩主鄰佑連累發遣充軍擺站并
見問未經發遣者乞照例釋放傾使假銀僞造印信
舉放私債較之强盜有間除正犯外窩主鄰佑亦乞
放免仍將傾使假銀正犯止照本律問罪犯該充軍
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往者查有親男照例發遣
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並行釋放
死罪重囚奏訴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充軍
婦人無夫者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產沒官除謀逆以
上重罪外其餘近例沒官者並免兩法司錦衣衛見

監死罪重囚除强盜已有旨其餘乞照遞年熱審事例開奏定奪南京見監死罪重囚亦照在京近奉恩例一體施行文武官罰米爲例若實係家貧不係故意遷延者乞再限三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中無不扳指兇抑見問並續獲者乞令各該捕盜官用心研審務見贓仗失主併同行上道之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拏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日照有所歸再照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事中屈銓奏准頒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 請自上裁永爲遵守上批荅曰朕覽卿所言皆有裨於治理

具見爲國至意當悉而行之會寘潘之變朝廷命將
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
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
曰舊例行事衙門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
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近因
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眞者取回則僞者無自容矣因
以天順元年舊例稿示瑾乃語塞 館閣漫錄五月
壬午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六月乙酉朔李
東陽復乞休不允 八月戊戌大學士李東陽疏言
臣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

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勑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謄寫適令落底眞僞混淆無從辨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苟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斥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旨放歸田里

上曰卿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傳旨收吏部尚書張綵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張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獄。九月癸酉以寧夏叛逆既平內閣輔臣運籌有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特進左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各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梁儲改兼武英殿大學士仍蔭東陽子兆蕃為尚寶司丞廷和子恒為中書舍人　十一月辛未南京監察御史張芹上疏

日朝廷以叛亂既平論功行賞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勲階廕子遠近聞之莫不駭異臣惟東陽謙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以爲賢臨崩以陛下託之義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邇者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不能防微杜漸及其惡逆既著若出力與之爭彼亦必知所忌或不幸而得禍諒亦不至於死東陽依阿順從唯唯聽命及瑾謀逆既成幸賴陛下英明果斷任用得人不動聲色潛消禍變東陽又得冒功以受恩賞此人心之所以不服也東陽受先帝之託以輔陛下乃使瑾得以荼

壽天下謀危社稷就使東陽能誅瑾僅可以贖罪耳今賴他人之力以成功又安得攘爲己功而冒賞乎臣竊見今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在之時姦邪者多見黜於瑾誅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而又屢叨恩賞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如此也乞將東陽即賜罷黜或待其自陳准令致仕與凡廕子恩澤並賜追奪庶有以勵臣子之節而可以爲天下勸矣上曰芹久居言路瑾亂政時畏避緘默今旣明示典法乃掇拾沽名東陽學行海內推重輔導朕躬忠勤茂著比來寧夏旣平大臣特進階廕子如何謂攘取誅瑾之功

恣意妄說卽令具實以聞東陽宜仍舊供事愼勿動懷旣而芹請罪奪俸三月　乙亥大學士李東陽乞休上疏曰臣於本月十八日奏乞休致仰蒙德音曲加慰留臣捫心內省實不自安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臣見六十四歲歷事
列聖四十七年叅預機務一十六年才疎力薄當退一也多病早衰當退二也久玷班行多竊俸祿當退三也但顧命至重責任方殷大義所關亦非得已蓋
聖質方沖庶事未定則不敢言退藩臣倡亂邊境未寧則不敢言退大姦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用

是懷憂抱愧含垢納汙雖因事累辭終不獲於自遂
幸遇陛下聰明日進政令一新天下之人延頸望治
太平之幾正在今日臣若貪位戀祿玩歲愒日及此
不圖更復何待比聞南京監察御史張芹奏臣當劉
瑾亂政之時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
却又攘以為功冒膺恩廕緣寧夏事平伏承陛下遣
司禮監官傳示聖意欲加恩典臣極力苦辭幾至垂
涕及手勑既下加臣特進左柱國廕臣男為尚寶司
丞臣即懇辭竟不獲命黽勉拜受本非素心但寵祿
三頒過涯逾分傳聞遠外實駭羣情其言禮貌之屈

否衆所見聞攘功之有無已蒙聖覽若不能早退又不能力辭此二端切中臣病況臣揣已量力見可知難盛滿之懼已非一日安敢以衰老之身久蒙罪責上以玷陛下知人之明下以貽士林求備之議哉伏望聖慈許臣致仕將臣男兆蕃收回成命令其照舊以監生聽選出身徐圖補報則優禮舊臣之恩曲成萬物之德臣舉家感佩於無窮矣上曰卿輔政有年清忠純謹中外共知引疾乞休乃至累牘先帝與朕爲天下慰留今大姦既去朝廷圖新治理倚毗正切豈可偶以人言遽欲求去吏部即往諭朕意大臣義

當體國宜勉起供事賞功推廕皆係舊典李兆蕃已
錄用亦不准辭 已卯大學士李東陽復上疏曰臣
近者再乞致仕并辭免恩廕復蒙聖恩俯加慰藉仍
令吏部宣諭聖意責以體國之義又遣內臣頒賜羊
酒丁寧委曲出於常格顧臣何人而克當此但犬馬
之私猶有不容已者臣聞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備
員內閣一十六年辭免者二十有四非不知倚任之
隆顧託之重但念輔導無狀報稱未能與其假委質
之名不若甘守身之節一身不治安能理庶務之繁
衆論未諧何以班百僚之首若廕子之恩固是舊典

殊為勲勞如臣事不足以償直德不足以懋官而乃
以稺子置清要臣獨身蒙其恥尤當世受其慙禮義
所關誠非細故伏望聖明遂臣初請並收成命以風
勵有官其於新政不為無助上曰卿朝廷元臣輔導
年久績效茂著衆論攸歸況年力未衰宜念先帝顧
託及朕懇切諭留之意勉起視事以匡新政報功恩
廕前命已下毋再固辭　十二月丁未大學士李東
陽等疏言臣等備員輔導叨任三孤或膺受顧命或
荷蒙簡任深憂過計寢食靡寧近日以來陛下勵精
新政大姦已去孝理方隆天下欣欣相告皆以為太

平之治指日可致但事有關於國家社稷臣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是緘默容身因循誤國生無以報陛下知人之鑒死無以見先帝在天之靈所謂顧命者爲虛名而輔導者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託生民之所仰賴昔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年而後定何其勞也太宗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業罔怠以致今日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祚聖慮所及亦何其深且遠也四

五年問陛下春秋鼎盛而儲嗣未聞中外臣民傾耳拭目以俟前星之耀此臣等所以憂且懼也伏望陛下念上天付託之隆祖宗授受之重體生民仰賴之切每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莫能近皇儲早立寶祚延長可以隆我國家億萬年之業矣上曰卿等所言足見忠君愛國至意朕已喻之矣其尚一乃心力共圖治理　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儲厚菴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

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乃爲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獨取公作云此法史能兼遂以付史館　本傳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　內閣行實劉瑾誅籍瑾書籍得泰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武皇怒甚欲降敕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刼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
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
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
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
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敕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
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
失所不可不為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
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
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
帖事體穩當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

及若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四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

鄉後學唐仲冕增補

起正德辛未訖正德丙子計公年七十卒

武宗正德六年辛未

公六十五歲　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館閣漫錄

二月己亥大學士李東陽等言今旱發下工部所奏京城內外工役浩繁州邑坐派無遺民財剝削殆盡在處災傷四方盜起況京營軍士摘發做工終歲不

操相率逃避軍民俱困誠可痛心乞將不急工程暫
且停止臣等惟工部所言固爲激切內添蓋豹房一
事尤爲緊要謹昧死爲陛下言之蓋自去年夏秋以
來外間傳聞豹房內添蓋房屋又聞豎立旛竿似有
創建寺宇之意臣等竊念寺觀乃異端之教聖王之
所必禁國朝之所姑存其間義理不暇深論但宮禁
之體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並無禁中創造寺觀
事例傳之史冊非徒上累聖德亦無以垂法將
番僧人等往來混雜又恐無賴之徒因爲詐冒
變生不測難以關防其於事體所關不細而財

賚犒軍民之困甚又不足言矣竊見成化間欲於內
府建玉皇閣憲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宏治欲於
近城造延壽塔孝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天下傳
之史冊書之以為聖朝美事伏望聖明仰體二聖之
謨俯垂鑒納將前項工程即賜停止其於不急之務
大加減節以正國體以慰生民不報　六月辛丑大
學士李東陽以老疾乞休言衰老益深疾病交作且
官列三孤職司輔導而神思荒落不能効謀慮之勤
精誠未孚無以為感格之地伏望聖慈憫其衰病乞
骸骨以盡餘生上曰卿忠誠體國輔導累朝功烈譽

望天下共仰述作議論允爲國華出處進退關係天下重輕宜體朕情亟起視事乃見君臣同德之義不必再辭　七月壬子李東陽上疏乞休言膺至重之任者必有非常之才而又濟之以有餘之力二者不可缺一今臣以章句腐儒甲科常格兼之子女夭喪哭泣傷多眼目昏眙咫尺之間莫辨文字且朝廷之典年老有疾例不入壇臣之一身兼是二者使之居具瞻之地爲百僚之首雖欲求職之不曠不可得也仰祈矜察放歸田里俾大臣無固祿之譏國家無妨賢之病上不許　乙丑李東陽復上疏乞休言屢

告請以來病日深而憂日至老而無嗣隻影自咄 宗祀之責惟臣是任然此一身一家之私猶不足言陛下紹統有年前星未耀乃祖宗億萬載社稷之所係甚重昔孝宗皇帝親憑玉几發綸音早定大婚永圖至計臣面承顧命夙夜於衷比之尋常情實倍萬責任之重無過於臣臣之所當言亦無急於此若復因循隱默苟利目前臣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帝誤國之罪萬死莫贖伏冀上念承傳之重俯懷翊戴之勤高拱清穆深居禁密朝奏以時飲膳以節以保聖躬以延嗣續尤望憫衰朽之質理難久長察忠懇

之言止於如此俾之休致以盡餘生上曰朕覽卿奏具見忠愛至情卿受遺先朝輔導朕躬見今天下多事正宜同心佐理何忍舍朕求去宜强起視事副朕倚毗至意以仰答先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　十一月癸酉大學士李東陽九歲考績吏部以聞上曰東陽輔導三朝勤勞備至勳德懋昭今以一品九年考績可降勅褒諭令兼食大學士祿仍舊供事錫之誥命宴于禮部　甲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曰臣以九年考滿伏荷綸音寵眷殊至臣進身宮保以歷三孤厚顏首班遂經九載謀猷入告無補於君心政令外

施罔裨於宸斷自考無功理當竄黜卽今水旱相仍
生民窮困幾甸東南盜賊蠭起京城內外地震有聲
咎責所關義當策免況年齡衰暮病疾纏緜每遇加
恩輒增慚懼屢經辭職曲荷勉留徒以四方多事未
敢言私而日負初心泯無後效豈意封章再錫月俸
兼支華以璽書之賜宴會之頒顧臣蹇劣豈復堪之
且當蠲租免稅之日而冐給俸糧當減膳徹樂之時
而濫沾宴錫固知優崇內閣出自聖心眷遇儒臣亦
有故事但臣非其人而今非其時也乞收回成命止
令仍舊供職庶可輸報德之私亦少免素餐之咎疏

入上曰朕以卿輔導元臣功在朝廷望隆中外九載考績爲國增重特加恩錫以示優崇卿具疏辭免已悉誠悃此累朝眷遇輔臣故事可勉副朕意毋再辭

丙子大學士李東陽以賜宴禮部辭上曰朕以卿壽儁元臣一品九載朝廷盛事乃循舊典賜宴禮部而卿屢以修省爲言重違雅志特允所辭　懷麓堂集正德辛未五月初七日詩六年揮淚泣遺弓萬國傷心此日同龍去鼎湖還作雨馬嘶沙苑尚思風碧桃宴已歸天上玉几言猶似夢中曾是白頭香案吏不勝擬望衆雲紅　偶夢得一詩止記末句覺而感

之足成一律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也平地紅塵起白波直從青兗到黃河幾州村落人烟少千里川原殺氣多漢帥屢傳師出令邊兵先試凱旋歌白頭中夜長憂國何日蒼生息荷戈　偶得南宫多景樓詩一首筆墨清潤益得意書也因憶遂菴博古好學而此詩此景又其所卜居地舉以贈之復追次前韻二首書于卷後予遊江南常登此樓目擊其勝及遂菴既定居而陽羨之田已棄坐月亭中無我足跡他日展玩間未必不憮然大息也　正德辛未六月望日

孔氏女卒已閲歲錢郎中榮自錫山以詩來慰憶自

亡兒之喪吊輓者屢至而今僅得此悵然感之因次其韻二首以自慰浮生如有寄老淚忽無時豈謂東門恨翻爲丞叔悲歐祭女文云於家有一日之愛兮于汝有終身之悲望深猶駐目話久或停卮爲謝同心客詩來慰所思軒蓋寧覿日輀旌送女時未歸先恨別既樂轉成悲遠道無時紼荒林有酹卮幽魂如不死應起望雲思

七年壬申

六十六歲　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甲申大學士李東陽以老病乞休不許　三月丙午大學士李東

陽等言頃奉旨令所司預備經筵臣等聞命忻躍卽令講官預備講讀拱候經月未蒙宣召惟聖學與君德相關經史乃政化所出自古帝王視爲首務本朝列聖定有成規經筵以十日爲期日講則每日從事蓋欲功無間斷庶幾學有光明伏覩陛下聰明剛健卓冠羣倫自春宮進學之時至正德紀元之始躬親誦記默聽敷陳比歲以來漸殊于舊臣等或祇承顧命有常常請出之言或同被簡知有職專提調之任陳力不能已負扶持之責受直怠事難逃貨器之譏况外患之未平豈內修之可緩用是仰祈萬乘俯鑒

寸心數御講筵特修故事使臣等得以開陳講說上
啟宸聰徵聖賢有用之言保宗社無疆之業天下幸
甚不報　四月丁酉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伏見
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霸州及山陝福建雲南等
處相繼地震竊聞天人相應理有必然上下交修道
須兩盡孤卿之任非諸司比故周官變理不備惟人
漢庭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特被簡存
職在論思憂惶無地且如講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
能盡啟沃之功早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預備從
之列宗廟社稷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能執

奔走之事而歲時奠獻但遣公侯官殿門禁天子之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知動止之詳而晨昏出入未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即今帑藏空虛軍民窮困流移不已盜賊肆行江西四川累歲用兵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所至殘破兆害將領荼毒生靈侵擾京畿略無畏忌蓋自創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等適當其責罪無所逃仰瀆威嚴伏俟罷黜尤望淵衷朗悟如日中天溫習舊聞日親經史視朝饗獻一復舊規親信必恭謹之人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崇卑之分動息有恒飲食有節頤養聖

躬茂隆國本以上回天意下結民心則列聖開創之難先皇付託之重可以永保於無疆之休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疏入不報　閏五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疏乞致仕上曰先帝顧命委重於卿明訓具在其何忍忘朕知卿才優力稱不惜懇留正欲補益大政吏部即往諭此意可亟出勿復辭　丙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又乞休退上曰卿連章求退至情已悉但時方多事朕爲天下留卿元臣進退所關甚大有疾宜善調攝其亟出以副眷懷　六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言臣自五月抱病三疏乞休雖報國之心無

窮而趨事之力有限伏冀恕不能之往告貸未死之餘生特許致仕上曰卿累朝元臣勳德隆重出處所關不輕近屢引疾朕已具悉特令吏部諭意懇爲天下留卿宜體至情勉力以慰人望愼勿再辭　七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以病滿三月例當停俸吏部爲上不許且令吏部諭意俾亟出視事　辛亥大學士李東陽乞休致上曰卿耆德元臣中外倚重疾已向痊宜率先庶職何事固求退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勉爲朕起以慰輿望勿再辭　九月丁酉大學士李東陽等奏昨手勅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賊平內

閣官運籌定議致有成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
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子姪一爲錦衣衛世
襲正千戶臣等聞命之餘不勝惶汗竊惟論功行賞
者朝廷之大典佐令代言者儒臣之常職比年以來
各處地方盜賊蠭起上厪宵旰命將出師寒暑再更
兵食俱困臣等職居禁近責在匡持不能制亂於先
幾又不克收功於一旦曠瘝之咎實所難辭幸遇陛
下聖武神謨天人協相將臣効力逆黨就誅臣等厚
祿高官安居飽食甲兵未被筆舌何功況武職之官
必由軍功除授豈有徒操文墨輒可廕及子孫揆公

議以難容撫私心而自愧除銀幣臣等仰體聖心所
不敢辭已望闕祇領其廕子恩典斷不敢受得旨頃
年盜起小民失業卿等出謀畫策以致平安特官一
子以酬爾勞可不必辭　十月甲辰大學士李東陽
等奏臣等一再具疏辭免恩廕未蒙俞允臣等任非
督戰職異典兵禁近從容未嘗親與驅馳之苦文墨
議論安敢冒承矢石之功皇上雖曲賜寵嘉臣子宜
自知分限在巳既知不可物議其將謂何義實未安
事非虛讓設若堅辭而未允則將引避以自明伏望
俯鑒悃誠收回綸命庶少全退讓之節抑以長廉靜

之風命下吏兵二部議以仰杖天威蕩平妖孽亦由內閣贊機猷特賜恩蔭誠不爲過但東陽等連章懇避實出悃誠雖聖恩之慰諭益勤而各官之情詞愈迫竊惟錄功酬勞者天子之仁崇謙敦讓者大臣之義乞鑒其悃情別賜定處詔改蔭六品文職令毋再辭　丁未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曰伏蒙聖恩錄臣等子姪一人改蔭文職竊惟羣盜肆惡徧歷諸方出入四五年間荼毒數千萬衆主憂臣辱安敢辭勞天佑人歸僅成克捷奸雄甫定凋瘵未蘇雖同率土之歡豈免向隅之泣若燕齊河洛之安靖以爲臣等之

功則川陝湖廣之縱橫復是誰歟之過推恩廕子誠所未安且以六品之華階何可一朝而驟致懇乞天恩並收成命感德受恩實過於受廕萬萬矣上曰朕以鄉等勞勩特廕武臣堅志不受今改文秩可不必辭 癸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曰臣等再承恩廕累具辭章曲荷綸音不蒙賜允若心無所愧豈敢固違但理有未安終當懇訴竊事有常職故任事者無侵官恩有常格故受恩者無愧色臣等所居之官論思輔導之職也目不識兵馬之數耳不聞金鼓之音足不履行陣之地身不冒矢石之險若文書之經由議

論之闘涉與戰伐攻擊坐作進止者同功而例論推
恩以及家是以平居本分之勞冒格外非常之賞況
臣等或已廕錄不可重沾或方歷歲年未經久試捫
心揣分實不能堪所有前項恩廕臣等終不敢受伏
望聖明俯從愚請並收成命以慰憂惶上始許之
丁卯大學士李東陽辭免兼俸疏曰伏奉手勅連年
兵發卿等指顧籌畫勞勣實多廕子一官以伸朕念
今又懇辭特允所請遂各加進階一職李東陽兼支
尚書俸餘俱仍舊欽此臣仰荷聖慈許辭廕錄轉承
親命益切憂惶竊惟官不量才固不可以輕與祿必

稱事亦不可以濫給臣叨居重地積有歲年才劣功微官高祿厚向以纂修實錄陞支正一品俸繼以九年考滿兼支正五品俸揆之常制蓋已增多爾者羣盜剿平聖恩覃布臣既乏謀猷之益又無戰伐之勞廕子酬功既非其分推恩加祿亦豈能安況臣自今年五月以來一向患病在家調理移兵過省不聞進止之言奏捷還師不預班行之末例當住俸未奉俞音累乞歸田不沾允命加以慰留恩重朝賀禮殷茲方勉效驅馳何意復蒙光寵又況臣已兼二俸而使之日益增加是臣出徼幸之期自取貪饕之罪又況

兵荒之後帑藏空虛饑民之待哺方深武職之折銀屢缺雖未能損上而益下抑亦當益寡以裒多每欲辭免兼支少遣尸素但會衰病已極亦將不久於官勉强因循不敢數煩天聽今乃以一官而兼三職之俸以百口而食千人之力則求退而反進辭少而就多非徒自失於初心亦且倍深於往咎尤望聖明下燭洞察懇誠准免兼俸令臣仍舊供職使臣得以少淹旦夕猶或能圖報於分毫上曰朕以卿輔導竭心謀議裨國累辭廕敘特命三俸兼支今又懇辭姑免大學士俸可兼支尙書俸以副至意　十一月丁卯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
屢以老病乞休不允至是復上疏云每嘗具疏乞休
實是哀鳴懇訴未蒙覽察曲荷涵容顧在告之辰歲
過其半素餐曠職累積愆尤況今歲暮袷享不能陪
列正旦朝賀不能隨班郊壇大祀不能看牲分獻而
深居飽飯偃仰在床寤寐不寧臣之狼狽實不知所
以自處也伏望許臣休致則進退之節庶全始終上
始可其請賞銀五十兩文綺四襲廕其姪兆延爲中
書舍人仍賜勅曰朕惟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而人臣
事君才德相稱始終一節者尤難其人卿資稟神異

慧悟夙成爰自髫年召見中禁應對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蜚英藝苑優游常調三十餘年資歷既深開望彌重逮我皇考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便殿之延訪平臺之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宏治之政光於列祖惟是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而卿之誠心直道不激不隨無私無比尤為皇考所眷注顧命之際推誠付託卿感激際遇益竭忠勤事涉憂遠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廟謨勝算多所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善類代言足以宣朕意敷奏足以達民隱況文學詞翰獨步一時

貫穿古今精練政務立朝僅五十年輔政十有八年
清慎之操終始不渝自古大臣兼此衆美者代不數
人朕仰承先志倚任老成屬時多難方切倚仗卿年
猶未至精力有餘乃以止足爲念動輒引疾乞休比
年以來章疏十上每奏愈切重違雅志特賜允俞降
敕褒諭命有司時加存問歲給輿皁隸十名月餼官
廩八石仍賜白金綵幣襲䙡子姪一人爲中書舍人
用表朕懷舊優老崇德報功之意於戲功成名遂身
退卿之自處善矣乃眷西顧居第伊邇國有大政尚
將就而問焉卿其頤養天和茂膺壽祉以慰天下之

望故諭　懷麓堂集正德壬申五月七日詩曾上鑾
坡侍玉堂朝衣親惹御袍香傳宣煖閣在奉天門後　天顔
近奏事平臺在中左門東　午漏長化國有人悲短夢幽都
無地仰餘光從容顧命分明語一日傷心淚萬行
明朝典彙十一月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
既罷獨歲時賜賚及須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
成光祿猶致宴云　輔世編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
初至畿甸勢張甚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
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司禮張永
以問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今攻破州縣赤

子遭其荼毒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可乎哉永等歎曰終是老成之見議遂定既而賊平以東陽等運籌功廕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東陽力言文墨之臣不當與矢石之功疏四上改廕文職六品再辭不允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以爲不可大用等謂此已有先入之言盍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與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强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下兵部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逼令擬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亟事方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勢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强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治五不便也遼遠

鄉非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窮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虞咎將誰歸十不便也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

罪萬死不能塞責望聖明洞察特采人言務求至當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內降行之

八年癸酉

六十七歲　致政家居　懷麓堂集奏謝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頒送慶成宴卓面一張鴛鴦餅一分酒五瓶臣竊念優閒私第衰病餘生無扈從奔走之勞蒙眷註記存之寵　奏謝正德八年四月十五日欽蒙皇上遣內臣頒賜敕諭一道新鈔三千貫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衣服一套到臣私第絲綸渙汗豈徒一字之褒金幣輝耀遠過百

朋之錫

九年甲戌

六十八歲　致政家居一　勿藥集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邵雖在臺閣猶箴規切磋嘗批邵文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石老駁得荒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文莊家居偶手病每上李公書輒假手于人李恐文莊手尙病故索新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探康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沒文莊爲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

涯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但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玉堂叢話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入覲亦公門下士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　自書詩册墨蹟　按此數詩懷麓堂集中未載

重遊慈恩文太僕東道尚未至呼酒獨酌用去歲舊韻得四句後與諸客醉楊柳灣入稻田喬禮部趣成之走遍紅塵

白盡頭幾人城市此曾遊酒邊看竹誰爲主堤上尋
源遠泝流楊柳風多鷗不定石田秋晚稻初收醉來
何物甚舒眺睥睨城高百尺樓寺後孤亭頗宜登眺
力疾小坐再次前韻柬禮部太僕二君衍聖公後至
亦因以贈之不用思君來水頭水頭今喜得同遊雲
隨片鳥翩翩去風蹙微波細細流野岸蘼蕪無路入
鄰家鵝鴨有人收因懷老白題詩與古木山巖何處
樓短篷長簫坐雨頭畫船如在越中遊蓮臺漫說黃
金界蘭棹空歌碧玉流江左世應多鮑謝河汾吾已
愧常收杜陵亦有登高病祗爲風多不上樓石潭西

一接寺東頭長記兒時作釣遊樹色幾隨人共老淚痕一應逐水俱流城中尚有山林在天際遙看霧雨收寄語金吾休禁夜暮鐘猶未起高樓右一首歸途所得寒烟暮靄樓臺燈火間彷彿兒童時風景感今懷舊不覺爲之愴然鼓之前二三章吟風弄月又別一種情話也正德九年十月六日西涯書于懷麓堂之西軒

十年乙亥

六十九歲　致政家居　一　本傳旣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塡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

塈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十一年丙子

七十歲　七月二十日卒于第　館閣漫錄訃聞上輟朝一日祭葬如例仍賜米布各五十石疋新鈔一萬貫贈太師諡文正給之誥命　十一年七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東陽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

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帝京景物略墓在畏吾村萬歷中鄰人取土幾露前和宛平方公從哲封樹之坎掩而已　祠近皇城迤西孝宗賜第也第久析爲民居嘉靖乙酉麻城耿公定向首議贖還爲公祠祀公像傳雙履厚二寸許絆繫之一粗紵小彩公舉奇童時著以見景帝者耿爲具儀撰文鏤篋蓋衣已半敝履朱爛然熟桃痕履繫乃不知色今守者人歛一數錢則舉視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四